

楚鲁阳国考

——兼论西鲁与东鲁形成及高诱注“墨子鲁人”本意

张新河

墨子在战国时期与孔子并称显圣。这位伟大人物同河南鲁山县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鲁山县古称鲁阳。研究墨子离不开研究鲁阳。因为墨子思想、行为和鲁阳有着千丝万缕的直接联系。墨子“止楚攻宋”，墨子在鲁阳著经，墨子“止鲁阳文君攻郑”等重大历史活动，均和鲁阳有关。墨学研究必须从鲁阳入手，这是研究墨子的重要途径。笔者试通过“楚鲁阳国考”，揭示高诱注“墨子鲁人”本意，为墨子里籍确定提供佐证。

——《墨子·鲁问》载：“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鲁]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我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我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其不悖哉！’”

墨子同鲁阳文君的这段对话，显示鲁阳文君能够独立调动军队，并自主决定对其邻国攻伐，对管辖“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的“大都”“小都”、“大家”“小家”有“厚罚”权力。鲁阳文君似是鲁阳国君。

多年来，我们通过对“鲁”的考证，弄清了“西鲁”与“东鲁”的形成过程，证明战国楚地确有鲁阳国建置，揭开高诱注“墨子鲁人”本意，得出墨子是楚鲁阳国人的结论。

一、关于“鲁”在夏商时期的记载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载：“……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飧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此载说明，春秋晚期，我国古典文献已有夏代“鲁县”记述。当然，此“鲁县”非现今“县”概念，它如《周礼·地官·小司徒》“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邑曰筑，都曰城”的“城”的概念。大概“鲁县”在夏代就是一个民众集聚区，并且，可能已有围绕城邑构造的防御性建筑。

——鲁县居何地？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载：“鲁阳，有鲁山。古鲁县，御龙氏所迁。鲁山，澠水所出，东北至定陵入汝。又有昆水，东南至定陵入汝。”明·正德《汝州志·卷之一》称：“鲁山县在州治正南一百三十里，夏后时刘累醢龙惧罪逃于鲁，此其故地也。春秋属郑，后为楚地。”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鲁山县志》称：“鲁山禹贡豫州之域，周鄙甸之鲁县。春秋初属郑，后为楚所侵。”清·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鲁山县志》

记“鲁阳于周初属王畿，春秋属郑、楚，战国属楚、魏。”曾任鲁阳太守的酈道元，在《水经注·滎水》中记述：“滎水又东，径鲁阳县故城南，城即刘累之故邑也。有鲁山县居其阳，故因名焉。王莽之鲁山也（其地当为邱公城。距县二十余里。）昔在于楚，文子守之，与韩遘战，有返景之诚。”上述文献记载说明，夏代时今河南省鲁山县已经称“鲁”。

《周书·殷祝解第六十六》记述商汤逐夏桀时称：“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鲁亦地名）。”此鲁为夏末商初之鲁，指“鲁县”，后称“鲁阳”的今河南鲁山县。

清，嘉庆《鲁山县志》引《河南通志》载：“《河南通志》：温泉在鲁山县，旧名皇泉。汤、商后尝浴其处。载《水经》。下泉如沸，中泉平温，上泉微温，俗呼为上、中、下汤。去县六十里，居民引为沐浴池，能愈疮痍宿疾。”这里记载的“汤、商后尝浴其处”的“旧名皇泉”正是位于今河南鲁山县西部的上、中、下汤温泉地区。《鲁山县志》引载，印证了商汤在鲁山地区活动的历史事实。

1943年，荆三林先生到鲁山考古。1986年，他在《试论殷商源流》中指出：“甲骨文中有‘鲁’字，如‘口口鲁黍年’（续5，6，10），‘帚姘鲁于黍年’（续4，25，2），很清楚鲁是殷商的邑。”“在周代金文中，《有应公鼎铭》……应在今河南鲁山境内，显然所指的鲁是今日的河南鲁山”。荆先生告诉我们，殷商时期，河南鲁山称“鲁邑”。

——钱穆先生《古三苗疆域考》称：“《水经·汝水注》：汝出鲁阳县大孟山蒙柏谷西。《淮南子·地形训》：汝出猛山。焦循《孟子正义》谓：‘猛’与‘蒙柏’长短读。蒙谷即孟山，而‘孟’与‘孟’形近而讹，大孟山即猛山也”。又引：“《竹书纪年》：后桀伐岷山”[“岷”即“氓”之误，方言读音为“蒙”]和“《楚辞·天问》作：桀伐蒙山”为证，说明《水经·汝水注》应为“汝出鲁阳县大猛山蒙柏谷西”为是。笔者以为，“蒙”与“梦”通。蒙柏谷即指今汝阳县城周围的柏树河和云梦山之间地区。钱先生认定：“……相其地望，（汶山）大约在鲁阳境内，而汝水伊水皆出其阴。《禹贡》所谓岷山之阳至于衡山[在今鲁山县城西南。即方城、南召、鲁山三县交界处的雒衡山]，正此自西北斜趋东南之一脉[今统称伏牛山脉]。入汉诸水出其阳，入汝诸水出其阴，而此则江汉河淮一分水岭也。上不在雍梁，下不至湘皖，当在今河南省境内，正周初周公召公鲁燕封地，所谓二南者是。注引：‘燕即郟，在郟县，召陵，鲁在鲁山，傅孟真先生大东小东说已言之，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汶水既在鲁境，故鲁之东迁而有汶水，亦余主古地名随民族迁徙一旁例也”。据《汝阳县志》（6）和笔者实地考察，古汶水，即今河南省汝阳县付店乡斜纹河。“斜纹河”为古“西汶河”讹称。它发源于现今同鲁山县交界的汝阳县付店乡石柱村南山中，此山古代称汶山。现属伏牛山系外方山。斜纹河北流经十八盘乡刘坑村，西入嵩县境与靳村河合流后同入汝河。它在汝阳县内长35公里。是汝河发源地之一。此正同钱穆先生考证相合。

钱穆先生引据告诉我们：“桀伐蒙山”即发生在故“鲁县”——今鲁山县境；周初周公初封的鲁国，就是以后的鲁阳故地。此后，鲁国东封，其地名也随之东迁。

二、楚鲁阳国建置

鲁国东迁后，原鲁国故地改称鲁阳。鲁阳东南部先属应国，后称唐。《唐书》称：“成王灭唐，以封弟叔虞，其后，更封刘累裔孙在鲁县者为唐侯，以奉尧嗣，其地唐州方城是也。鲁定公五年（前505年），楚灭唐，子孙以国为氏，分仕晋、楚”。唐州方城在鲁阳东南部。其西北部大片鲁阳地区，似属曾姓“鲁阳侯曾贺”管辖。据《曾氏传家史》第二十七篇曾姓堂号“鲁阳”堂云：（曾姓）“巫五传至曾参，居鲁南武城”（今南召县云阳镇附近）。曾氏宗谱，曾姓鲁阳堂，按蔡东藩《中华全史演义》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郟人名丁二（沛恩弟抽丁从军），受移封时易郟为曾，曾贺字丁二，封爵为鲁阳侯（河南鲁山）”，

如是，武城当为鲁阳治所。

鲁阳是楚文王十二年（前 678 年）属楚的。从我国古典文献记载证实，楚辖鲁阳后，楚发生的重大事件，多与鲁阳武城有关。

——《左传·僖公六年》（前 654 年）载“冬，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絰，士舆榇。”此是说，冬季，蔡穆侯带领许僖公到武城去见楚成王。许男两手反绑，嘴里衔着璧玉，大夫穿着孝服，士抬着棺材。这是鲁阳属楚 24 年后，发生在楚国武城的事。

《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共王十六年，前 575 年）载“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郑叛晋，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此指公元前 575 年春，楚共王在武城派公子成去郑，将汝水南岸的楚地奉送给郑国。郑成公叛晋亲楚，并派子驷与楚共王盟于武城。史称《武城之盟》。由此引发晋、楚鄢陵之战。

《左传·襄公九年》（楚共王二十七年，前 564 年），秦景公乞师于楚，将以伐晋。“是年秋，共王率师驻于武城，以为秦援”。此为《武城之役》记载。

《左传·哀公四年》（楚昭王二十五年，前 491 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谋北方。左司马馯、申公寿余、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缙关，曰：‘吴将泝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梁、霍在鲁阳北鄙，今属河南省汝州市。楚郑《武城之盟》，楚将此地奉送给郑国。此后，地重归楚。

《左传·哀公十七年》（楚惠王十一年，前 478 年）“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帅师取陈麦。陈人御之，败。遂围陈。秋七月己卯，楚公孙朝帅师灭陈”。公孙朝是令尹子西子，公孙宁（字子国）之弟，时任武城尹。

楚在武城的频繁活动说明，武城时为楚国北方军事重镇。

鲁阳公是楚国县公，楚平王之孙，司马子期之子，《国语》所谓鲁阳文子。楚僭号称王，其守县大夫皆称公，故曰鲁阳公。后封为鲁阳文君。《国语·楚语下》“惠王以梁与鲁阳文子，文子辞曰：‘梁险而在北境，惧子孙之有贰者也。夫事君无憾，憾则惧偏，偏则惧贰。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贰者，臣能自寿也，不知其他。纵臣而得全其首领以没，惧子孙之以梁之险而乏臣之祀也。’王曰：‘子仁人，不忘子孙，施及楚国，敢不从子？’与之鲁阳”。这是楚惠王（公元前 477 年）首封“析君子国（公孙宁）”后，于前 476 年，再封公孙宽——鲁阳文子（鲁阳公）为鲁阳文君管辖鲁阳国的记载。

南宋·罗泌撰《路史·国名纪》载：“鲁，御龙邑，鲁阳国。夏，鲁（阳）县，亦号唐侯，汉属南阳，今汝之鲁山”。此是鲁阳曾称“鲁”，而后又称“鲁阳国”的史证之一。

鲁山称鲁阳国，应在楚惠王十三年（前 476 年）封公孙宽为鲁阳文君起，到楚肃王十年（前 371 年）“魏取我鲁阳”止。时长 105 年左右。

公元前 678 年，鲁阳属楚后为鲁阳邑。其后，为鲁阳公公孙宽管辖。楚惠王十年（前 479 年）“白公之乱”结束，身兼楚令尹和司马两职的叶公沈诸梁告老休养于叶。原令尹子西子公孙宁，嗣楚令尹，原司马子期子公孙宽，嗣楚司马。此后，楚惠王首开楚国封君之先河，首封（子国）公孙宁为析国君，管辖析国；再封公孙宽为鲁阳文君，管辖鲁阳国。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实践家墨子（前 480 年——前 389 年），就是这个时期在鲁阳国同鲁阳文君多次对话并著经立说；同鬼谷子一起“采药修道”；从鲁阳出发“止楚攻宋”、“止齐攻鲁”，和“止鲁阳文君攻郑”的。

楚国封君享有封君爵禄。鲁阳文君辞世后，鲁阳公骐期是接替鲁阳文君管辖鲁阳国的后代。骐期并非封君，但按楚国记载的封君制度，却享有原鲁阳文君作为封君时的“封君爵禄”。骐期是后来制造“吴起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

据《渚宫旧事》载：“悼王时魏吴起来奔，以为令尹。起言于王曰：‘大臣太重，封君太

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虚人，贫困弱兵之道。不如使封君子孙三代而收其爵禄，减百吏之秩，损不急之役，杜私门之财，以奉选练之士。’王从之。遂南平百越，北却三晋，西伐强秦，诸侯畏楚。及悼王薨，鲁阳公骜期及阳城君杀王母阙姬而攻起，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王尸，插矢疾言曰：‘群臣乱，吴起死，楚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加重罪！’及肃王立，于是，诛灭中王尸者七十余人。”这是鲁阳公骜期参与“吴起事件”，同阳城君一起，杀王母阙姬而攻击吴起的记载。《吕氏春秋·离俗览·上德》载：“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

《渚宫旧事》与《吕氏春秋》记述为同一事。从“阳城君令守于国”、“荆收其国”、“受人之国”等记述可知，阳城君管辖的是阳城国。同样，曾为楚国封君的鲁阳文君所管辖的鲁阳应是鲁阳国。上述《路史·国名纪》亦有“鲁阳国”记载。在《墨子·鲁问》篇中，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口气，同鲁阳国君的地位又极其吻合。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楚鲁阳国建置确实存在，鲁阳文君是鲁阳国的国君。

——至于鲁阳国地域范围，可从鲁阳文君所讲“鲁四境之内”的“四境”去考证。鲁阳东境有叶、应、犇故地；南有容城、武城故地；西有陆浑国故地；北有周之南鄙的梁、霍故地。

鲁阳东邻是叶邑。据《叶县志》载：春秋叶邑属楚。公元前576年始称“叶邑”。公元前524年，楚以叶邑封沈诸梁。《水经注·汝水》云：“楚惠王以封诸梁子高，号曰叶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叶公平“白公之乱”后次年（前478年）而老于叶（退休养老于叶邑）。叶公在世时与鲁阳公共同镇守楚北部边陲。叶公老后，楚惠王再次扩大鲁阳公职权，封鲁阳公为鲁阳文君，鲁阳邑成为鲁阳国。鲁阳文君统辖着包括叶邑（今叶县）部分地域以及犇（今鲁山县张官营附近）、应（今平顶山市地、宝丰县地）等故地部分地域。

鲁阳南部为周代申、缯国地。公元前688年，楚文王灭申，春秋属楚。缯国迁徙后，楚曾设阳城邑，后封阳城国（今方城县地）。公元前506年，楚令许国自析地（亦称白羽，今西峡县）徙居容城（今鲁山县东南）。至前504年，郑国乘楚败，攻许国，携许君姜斯，许国亡。后，地又属楚。楚曾在楚长城南侧鲁阳关附近的武城（今南召县云阳镇）建有楚王行宫（现存遗址）。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年）“武城之盟”，楚共王二十七年（前564年）“武城之役”，楚惠王十一年（前478年）武城尹公孙朝帅师取陈麦、灭陈等重大事件，均始于此。后，此地归鲁阳国鲁阳文君所统辖。

鲁阳西部曾有秦、晋从西北（今甘肃敦煌县）迁陆浑戎允姓于此。始名陆浑（今嵩县地，部分属今汝阳县地）。周景王十九年（前526年）楚子使然丹诱杀蛮子嘉，遂取蛮氏。楚昭王二十五年（前491年）楚灭蛮氏戎，其地归楚，楚设陆浑国。其国东部由楚封鲁阳国的鲁阳文君统辖。

鲁阳北部是梁邑。《汝州市志》载：“临汝县，周为王畿之地，春秋时为戎蛮子国，鲁哀公四年（前491年）被楚灭后，为楚梁邑（部分属今汝阳县）。”《水经注·汝水》云：“哀公四年，楚侵梁与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梁邑邻周，为楚国北部边陲，曾属鲁阳文君统辖。

——上述鲁阳周围地域或更深远的地方，大概就是鲁阳文君所统辖的“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的“大都”“小都”、“大家”“小家”。由此推算，鲁阳国管辖的地域（含大面积山区），大约在四千平方公里以上。这在“百里为王”的战国时期，实属罕见。

三、“西鲁”与“东鲁”的形成及高诱注“墨子鲁人”的本意

多年来，围绕墨子里籍研究，“西鲁”和“东鲁”地争论热烈。若弄清“西鲁”和“东鲁”及鲁阳国形成过程，对墨子里籍确认，应有重要启示。

据上述，我国历史上的鲁国当有二：一是夏、商至周成王践奄前已有的鲁，即今河南鲁山县一带地区，称西鲁。二是周成王践奄后至战国的鲁国，即今山东曲阜一带地区，称东鲁。

据南宋，罗泌《路史·国名纪》、载：“鲁，汝之鲁山县非兖地”，并称这个“鲁国”是“一十四国黄帝后结（姑）姓”国之一。

《水经注·汝水》称：“汝水又东，得鲁公水口。水上承阳人城东鲁公陂。城，古梁之阳人聚也，秦东周徙其君于此。”此鲁公陂是指今河南鲁山县西北阿乌婆寨山及北邻汝州天子坟寺——周赧王坟遗址西北的炉沟山地一带。因“鲁公”后人演称为“炉沟”，故鲁公水口演称“炉沟口”。此地是周公旦初封鲁国的地名佐证。因鲁山县夏、商均称鲁，故周沿袭鲁地名，于周武王伐殷纣后，初封弟周公旦于鲁，称鲁公。司马迁《史记·管蔡世家》称：“武王已克殷纣，平天下……封叔旦于鲁而相周”。既“封叔旦于鲁而相周”，此鲁距周庭当不远，如过远，在交通、信息极不便的条件下，很难实现“相周”的目的。

——《吕氏春秋·当务》称“周公旦封于鲁”汉·高诱注云“周公旦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崩，成王幼少，代摄政七年致太平，成王封之于鲁也。”《史记·鲁周公世家》称：“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史记》记述，说明周武王确实封其弟周公为鲁公的历史事实，但并未说明周武王为什么封其弟周公为鲁公，这时的曲阜一带尚未称鲁国，仍称奄，然何封为鲁公？（东）鲁国的称谓是武王子成王“践奄”后，成王封建，而非武王直接封建。上述史迁之语似有不确，理当存疑。《史记·管蔡世家》载：“蔡叔度既迁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驯善。周公闻之，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于是周公言于成王，复封胡公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唐·司马贞“索隐：伯禽居鲁乃是七年致政之后，此言乃说居摄政之初，未知史迁何凭而有斯言也。”其实，司马贞索隐注疑，正说明周公子伯禽曾先期代周公封在西鲁鲁国的历史事实。“而举胡以为鲁卿士，鲁国治”，此当发生西鲁鲁国。故，此载史迁所言，并非无据，据在西鲁。

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教授在《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中认为，鲁国初封地在“河南汝水上游至鲁山一带”即在成周之南。正指此地区。此时，山东曲阜一带尚称奄。故，武王“封叔旦于鲁而相周”的“鲁国”，应为“西鲁”鲁国，即后称鲁阳的今河南鲁山县。

荆三林先生在河南鲁山考古 43 年后，方断言：“周公初封地不是今日山东的曲阜，而是河南鲁山”。“鲁国因鲁山得名，鲁山在今县治东三十里，夏为夏邑，又称鲁阳，西周为鲁的初封地”。

中国历史学家李亚农在其著述《西周与东周》一书中指出：“周初最有力量的一大人物周公和召公，本来也是封在这一带的。在周公东征，成王践奄之后，才改封周公之子伯禽于鲁，召公之后于燕”。

台湾学者柏杨亦称：鲁国建都，“原都鲁山，后迁曲阜”。鲁国在河南鲁山时，其疆域在河南中部。成王践奄后，鲁国东迁，徙山东曲阜后，鲁国疆域在山东西部。

《史记·周本纪》载：集解·徐广曰：“《封禅书》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皇甫谧曰：‘武王定位元年岁在乙酉，六年庚寅崩。’”又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践奄当在“周公反政成王后”。从“周武王克殷”后，到“周成王践奄”、“俾侯于东”前，就是周封“西鲁”的立国时间。其时长 15 年左右。

——根据 2000 年 11 月 9 日和 2003 年 7 月 9 日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结项成果两次公布，“……周为公元前 1046 年——公元前 771 年”；“周武王伐纣为公元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推断，周封西鲁鲁国，当在前 1046 年——前 1031 年间。

在《诗经·鲁颂·閟宫》中，也有成王封伯禽为鲁侯的记述。成王对周公说：“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这是成王“践奄”后，再封伯禽为“东鲁”鲁侯的记载；又曰“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这是改封伯禽为“东鲁”鲁公的记载。《史记·鲁周公世家》也有相应记载：“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为鲁公。”有人在注释《诗经》时，把“俾侯于东”的“东”注释为：“在西周都城之东”。注释虽在方向上无大错，实为误解。如果明白上述历史经过，应注释为：“在‘西鲁’鲁阳之东”为确。误解在于掩盖了周公初封于“西鲁”这段不长时间的历史事实。正如钱穆先生所论“然地名亦非一成不变，往往其地人事之变剧者，其地名之变亦剧，其地人事之变缓者，其地名之变亦缓。故人文开发较早之地域，以人事之繁变，而地名亦繁变，新名掩其故名，久则故名渐致遗失，而后人惟知有新名。其人文开发较迟者，以人事久滞无变，而地名遂得历久而反著。此例又不胜列举。中国古史传说，如黄帝登空同，舜葬苍梧，禹会会稽，此等地名，其实皆在大河两岸华夏人文开发较早之中原区域。因中原人事多变，新名继起而掩故名，而边鄙四裔，因于中原文化传播，而地名亦有移植。”据笔者考证，河南鲁山一带有尧山，有鲁山，有汶水……而山东曲阜一带也有尧山，鲁山，汶水……山东有泰山，河南鲁山西有西泰山。这些相距千余里的两地，山水地名、连字也竟如此相同的怪事，当非偶然。就连河南鲁山人的勇敢、率直、忠厚、朴实的性格，也与山东人类同。这不难解释为同根之缘。也正是由于西鲁鲁国“开发较早”，“人事繁变”的历史原因，西鲁才被长期尘封而被“有关专家”所“忽略”。惟知有新名曲阜鲁国，而不知有故名西鲁的鲁国之根。致使一些所谓史籍或工具书，把本该解释为西鲁鲁国的，却误解为“鲁国，山东曲阜”，使其迷雾不解，长期争论不休。

《墨子·鲁问》篇，早有“西鲁”“东鲁”同称“鲁”的蕴涵。其文中，大量篇幅是墨子和鲁阳文君的对话，《鲁问》其实就是《鲁阳问》。而《墨子》一书的编者，把墨子与东鲁鲁国鲁君与楚鲁阳国鲁阳文君的多次对话及墨子在两地的有关活动记述，编排在同一篇《鲁问》(1.2)中，说明东鲁鲁国与楚封鲁阳国，曾一度在西周时同称鲁国的历史事实。而且，“西鲁”与“东鲁”的概念在当时极于区分。后楚封鲁阳国因地处楚方城之外的楚国北部边陲，所以才有《墨子》中“公输子自鲁南游楚”和“墨子自鲁南游楚焉”的记述。这原本极易理解，本无疑义。但对不明白这段历史的人，却成墨子里籍“东鲁说”热议话题的“左证”，使简单问题复杂化。

唐朝诗人李白曾寓家安陆（今湖北钟祥一带）、任城（今山东济宁），他游历了祖国许多地方。对西鲁和东鲁有着清晰的历史记忆。在《李白诗选》中，涉及不少东鲁和西鲁的史实。他在《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东鲁门泛舟（二首）》、《寄东鲁二稚子》等诗中，都有东鲁的称谓。有东鲁之谓，必有西鲁之对。李白对西鲁非常熟悉。他在《豫章行》中写到“胡风吹代马，北拥鲁阳关”。此句涉及西鲁军事重镇——鲁阳关。在《日出入行》中道：“鲁阳何德，驻景挥戈？”此句又涉及曾为西鲁鲁国以后的楚国鲁阳的鲁阳公。李白的这些诗句说明，即使在唐朝时期，西鲁和东鲁的称谓还仍然明确存在。

汉，高诱为《吕氏春秋·慎大览》篇作注云：“墨子名翟，鲁人也，著书七十篇”。高诱“墨子，鲁人”的注释，引发了“墨子西鲁人”和“墨子东鲁人”的争论。其实，如果弄清高诱“墨子鲁人”的本意，墨子里籍问题可能迎刃而解而无须争议。

清代学者毕沅（1730—1797）乾隆五十九年任过山东巡抚。他在《墨子叙》中称：“高诱注《吕氏春秋》以为鲁人，则是楚鲁阳，汉南阳县，在鲁山之阳。本书多有鲁阳文君问答，又亟称楚四竟，非鲁卫之鲁，不可不察也。”

清代学者武亿（1745—1799）乾隆四十五年任过山东省博山县知县。他在《授堂诗钞·跋墨子》中称：“惟《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墨子名翟，鲁人也。’鲁，即鲁阳，春秋时属楚。古人于地名两字，或单举一字，是其例也。”

毕沅和武亿两人都在山东作过官，也都称墨子为楚鲁阳人，并不称墨子为鲁国人。

那么，高诱为什么不称墨子“鲁国人”而称“鲁人”呢？笔者认为，除毕武说举要外，当另有其因。那就是东鲁鲁国虽称国较晚，但在我国后来历史上影响较著的直接原因。如果称墨子当时为鲁国人，很大程度上是指今山东曲阜地区。但高诱明白，墨子本不是东鲁鲁国人，所以他不称墨子是鲁国人。那么为什么不称是“鲁阳”或“鲁阳国”人呢？这是因为，楚国占领鲁阳和称鲁阳国的时间相对较短，而且，鲁阳和鲁阳国的称谓，更反映不出西鲁鲁国远在夏、商时期已经称鲁的历史蕴涵。同样道理，这也同墨子不称是楚国人一样。高诱是东汉学贯天人的史学家，对先秦史把握当比后人详尽。其语法严谨，用词准确，无须质疑。他注“墨子鲁人也”的原本意义，实指墨子是夏、商时期已经称鲁，周初先称鲁国，“俾侯于东”后称鲁阳，楚曾称鲁阳国的“鲁人”；并非“俾侯于东”的“东鲁”鲁国人。然而，历史经过一千八百年后，墨子研究的大师孙诒让先生连自己也跳入“墨子鲁人也”的雾圈，释放着“毕武说殊谬”、墨子“后客鲁阳”的迷雾，搅混着已经东汉高诱、清毕沅、武亿定论的“墨子鲁人也”的真实含义。

事实谱写着历史。真正的专家学者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他们所寻求的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并非其他。

1982年，现代专家学者、山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刘蔚华，在《中州学刊》发表《墨子是河南鲁山人——兼论东鲁与西鲁的关系》一文，道破“墨子鲁人也”真谛。文章从多方面论证，否定孙诒让“毕武说殊谬”的观点，得出“墨子不是鲁国人，而是鲁阳人，即今河南鲁山人”的结论。刘蔚华先生首当其冲地破解孙先生在墨子里籍上的迷雾，为世人指点迷津。

1989年12月11日，刘蔚华先生在写给河南省鲁山县地方志办公室干部郭成智同志的回信中称：“我曾在曲阜一带寻觅过墨子鲁人的遗迹，一无所获，连后人追忆的遗存也没发现，地方志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刘蔚华院长的上述结论和信件，不仅实事求是地说明“墨子不是鲁国人”的史实，而且客观地充分肯定了高诱注“墨子鲁人”的本意。

其后，我国现代专家学者萧鲁阳先生、徐希燕博士、高秀昌研究员、杨晓宇先生、潘民中先生及陈金展、郭成智、郑建丕、张怀发、李玉凯、肖华锷、朱绪龙等地名、方志、文化工作者和一大批仁人志士，深入实地考察并分别著述论说，从不同侧面诠释“墨子鲁人”的本意是鲁阳人，而非山东曲阜“鲁国”人，方使“孙说”雾解，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通过上述对河南鲁山地区，由夏、商时鲁县演化为周初鲁国，再演化为春秋鲁阳邑，又演化为战国楚鲁阳国的历史变迁脉络的论证，可以得出：一是楚鲁阳国两代首领鲁阳文君公孙宽及鲁阳公骐期统辖鲁阳国约105年，其管辖地域约四千平方公里以上；二是西鲁鲁国的真实存在是东鲁鲁国迁徙之根的结论。从而，使大家更加理性地正确理解高诱注“墨子鲁人也”，实指墨子是“楚鲁阳国人”的原本含义。